

西北旅行日記

郭步陶 著

1932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西北旅行日記

隆昌郭步陶著

吳興湯濟滄	嘉興朱大可
咸陽李浩然	常熟李天行
濟南俞劍華	涇縣胡寄塵
上海姚孟勳	漳樹徐昌言

校閱

(一) 含情脈脈辭京滬

□ 一作天涯客。

□ 山川慰寂寥。

□ 秣陵秋欲晚。

□ 徐浦路何遙。

西北旅行日記

九月二十日。將有事於西北。由上海動身。乘京滬車至南京。六時半起。摒擋瑣務。倚裝待發。老母以酒釀蛋見賜。質量較尋常特濃厚。老人不忍別子之心。蓋隱隱可見矣。溯行。家人環與相別。老母數以語慰我。然聲殊顫側。及上車。猶頻頻言：「隨處留心。早早歸來。」此時之我。意殊愴然。幾不知將作何語以答老母也。爰賦五律一章。以述我懷。

由滬出發叩別慈親

矢志行千里。臨歧轉黯然。祇緣衣食迫。長使夢魂牽。垂老難爲別。含情劇可憐。勞人空草草。何以慰衰年。

至車站時已促迫。恩恩購票上車。頭二等均無坐位。祇得暫爲立待。車將開。馬羣超君忽來邀余等下車。同攝一影。蓋爲時報之圖畫附張預備材料也。已而車開。余乃從窗隙靜觀沿途農產物。一時極目平原。翠浪千里。不覺精神爲之抖擻。田間所用水車。以人力者。與川省同。以牛力者。川省未有。細察此種車水之牛。其工作全係自動。並不俟人從旁督促。亦可異已。因口占一絕。

京滬道中觀水車

一架輪車一草棚。源泉引注激而清。老牛畢竟循良慣。不用人催自在行。

又見一風車式水車。頗有科學意味。其製法係在水車上裝一風扇式之機輪。風來則吹之行動。其意猶之豫陝間之水磨水碓。前人詩有「雲碓無人水自舂」之句。蓋可想見其情況。不過彼借水力。此借風力。形式微有不同耳。

火車汽車。於交通誠爲便利。但以游觀爲目的。反覺多所遺恨。譬如龍潭。固國殤之地。車過時。余心甚欲下車細觀形勢。徧訪鄉老。詢以當時作戰情形。及國殤之葬所。而車不能待。祇得悵悵而已。午後四時一刻到南京。以竟日勞頓。在旅舍略事休息。回思龍潭經過。猶有餘恨。爰賦二截以記之。

過龍潭感賦

記得龍潭舊戰場。當年曾此卜興亡。車輪不爲行人駐。空向雲山弔國殤。

其二

輪碾荒郊遠樹低。望中葉落短長堤。時平壯士幾人在。日沒龍潭烏亂啼。

二十一日。晨起無事。往花牌樓舊書店觀書。於無意中得書二種。(一)三國志考證。(二)

五代春秋志疑。此二書價極廉。似尚有用處。故置諸行篋。

午間小有酬酢。午後二時許。與王君安之。王君慰。三步行街市。略觀首都社會狀況。經過局前街。馬府街。中山路等處。中山路最爲寬大。築時曾拆去房屋不少。開闢草萊。成此宏規。殊非易易也。繼至國民政府內參觀。其地舊爲督署。內有石船。係一船形之屋。其底全以石造成。山石船轉出。有一廳。外懸二聯。一較俗。不復記憶。一較好。聞爲劉坤一所撰。錄如次：

面面窗軒。日無障礙。

重重山石。骨自嶙峋。

此聯所寫。乃其地實景。而寓有廉明公正之意。故可取也。行至科員辦事處。不能前進。聞在國民政府未改組以前。全府可通行無阻。近始有此限制。轉至記者招待室小坐。室約三楹。內有數人。專事接待。有一案。專置命令等公佈文件。備各記者往抄。據慰三言：「此室茶味

特濃厚清香。訪務疲乏時。輒來此品茗小休。」云。

出府往游鷄鳴寺。此處余於二十年前曾一游覽。其時方專注精神於南洋勸業會。對於古蹟名勝。僅愬愬一瞥。未暇細觀也。今則同行者有愬三。熟掌故。雄談辯。且談且行。增人游興不少。爰述所經大要如下。(一)鷄鳴寺。寺在鷄鳴山上故名。此山與紫金山獅子山遙遙相望。作三角形。而此山林木較葱鬱。寺內有茶座照相館等。遊人往啜茗者。寺僧輒以菓盤進。茶座三面有窗。窗外山環水複。風景殊佳。(二)臙脂井。井在山之半坡。井中已生綠苔。井底尚有水。俯視之。似頗清。井上有轆轤。但已無繩索。不知尙能取水否。井旁石碑。刻臙脂井三字。蓋六朝時張麗華投井處也。(三)誌公臺。臺在寺旁。相傳誌公在此說法。梁武帝剃度後。曾在此聽經。臺內有三神像。一爲誌公。一爲梁武帝。一爲唐明皇。唐明皇像在此。不知何所取義。據寺僧云：「明皇死後。其魂魄曾來此。」殆齊東野人之語也。(四)臺城。城在臙脂井之北側。有內城外城各一。皆僅遺一段故址而已。憑高遠眺。不禁百感交集。爰綴短吟。聊寄遐想。

鷄鳴寺遠眺

鷄鳴寺對紫金山。虎踞龍蟠氣萬千。今古興亡成敗事。一齊奔赴眼簾前。

臙脂井

風流兒女事。零落帝王家。剩有千年恨。難期八月槎。後庭歌未已。玉樹影西斜。寂寂臙脂井。時無張麗華。

謁誌公祠

祠宇荒涼映夕暉。誌公經典是耶非。緣何我佛無邊法。不爲蕭梁一解圍。

二十二日。山京轉平浦車往徐州。晨起乘汽車出京。行至下關碼頭。一鄉童橫穿車前而過。幸車夫目銳手敏。亟停車。否則童爲車下鬼矣。事後車夫趕打鄉童。路警又袒鄉童而責車夫。經人排解始得無事。此事固曲在鄉童。然車夫亦不應擅自打人也。十一時過江。往平浦車站。見兩旁滿臥兵士。並有持槍值崗者。氣象殊森嚴。上車後見車式與京滬路異。二等座分隔作小屋。如輪船之房艙然。屋外餘地甚窄。僅能容一人行走。將近十二時。地上所臥兵

士皆列隊整裝。準備上車。聞將開往蚌埠云。

車行。推窗外望。農產物多呈黃色。田間頗帶旱象。所行漸多山地。居人房屋。漸有北方意味。五六歲小孩多全體赤露。一絲不掛。今之提倡裸體主義者。對此當大贊成也。傍晚時。忽有一八字鬚身體肥胖之商人。不速而來余房內。余方欲問。適查票者至。見之。即與寒暄。似頗相識。查票者云：「君之貨已講妥否？」答：「已講妥。允我裝八十磅。」查票者云：「君之面子真大。現在兵車緊急。客貨車已三日未開矣。」言畢。愬愬去。聞此人係火油商。在蚌埠開有商店。言談尚清楚。對於馬二行動。頗有批評。惟身居武人治權下。不能暢所欲言耳。至蚌埠。天已黑。計程僅三百六十里。不過當浦徐全路之半。而時間則已去七小時。照此比例。須夜間二時許方能到徐。心中念此。甚爲煩悶。乃入夜後。車行更多耽擱。在南宿州一處。且停至二小時以上。其原因皆係讓兵車也。於時精神漸倦。甚思引枕稍憩。乃甫臥。忽爾全身奇癢。不能合目。細視之。則車內壁論甚多。其情境不亞於舊式之小客棧。從此睡既不能。坐又不安。而停車程度仍不稍減。遲至四時五十分。始到徐州。此車本爲特別快。而實際乃特別

慢。交通狀況至於如此。可慨也已。

(二) 行李恩恩到汴徐

■江山留勝蹟

■詩意滿前頭

■車外風兼雨

■哀吟動客愁

二十三日。以昨晚竟夜未安枕。在徐小住一日。略事休息。午前倦極。眠至十時餘方起。盥洗畢。出訪馬半癡君。馬君先有電約。由北平南來。與余等在徐和晤者。晤談後。知馬君亦爽快。人。惟語言間似不願多延時日。頗有到陝即止之意。余意如交通真不便。固不必勉強前進。倘實際上有一分可往甘省者。總以一往爲是。因甘省鄙遠。其地真實情形。外間知者殊少也。午間出行街市。見商況蕭條。錢幣混雜。兵士多居民屋。社會民生。殊少進步。飯後往觀徐地古蹟。以消磨此半日餘暇。先至城西南隅。在城隍上登燕子樓。此樓爲唐張尙書建封妾

雲龍山



關盼盼所居。張死。關曾獨居此樓十餘年。未下樓一步。吟燕子詩三首。張仲素繪其樓。白居易和其詩。樓三楹。作燕子式。今已頽敗不堪矣。因賦詩以紀之。

燕子樓

從來富貴易銷沈。獨上危樓動客吟。三首詩成傳恨事。十年心苦爲知音。侯門劫後情如許。燕子歸來感不禁。可惜時無張仲素。白雲黃葉又秋深。

出城至南關外。登雲龍山。此山爲宋張山人天驥隱居處。其對面有范亞父之墓。距墓不遠。有西楚霸王之戲馬臺。其右有黃茅崗。崗下有烈士墓。爲歷次戰事中死於國事者之埋骨處。山前後刻「雲龍山」三字之處甚多。大抵爲游此山者所刻。山頂爲張山人住處。額「張山人故址」五字。近山門處有一碑亭。碑上所刻爲清帝賜陶雲汀宮保詩。及陶所築印心石室。

圖與記其事之詩。惟字跡已模糊。不能細辨。入山門。見有書「放鶴池」三字之亭在其側。亭內有井。井上有明人所書之「自井口至及泉處爲七十八丈」等字。後人所題詩字刻石者頗多。茲錄明晉江蘇茂相所作一首如下：

石磴盤紆入翠微。坡仙曾此試春衣。杏花十里今何在。悵望亭臯鶴未歸。（此詩作時爲天啓丙寅年重九）

放 鶴 亭



其中爲放鶴亭。四壁皆刻後人詩句。近人陳陶遺所書一首。於徐地今古戰爭。尤多感慨。詩云：雲龍山頂月蒼茫。此是當年舊戰場。百劫重城玄鶴返。千尋大壑老龍藏。關河不改英雄氣。世俗巧爲兒女妝。一任笳聲催晚歲。寒枝自有滿天香。

山前後土人有借此販賣碑帖者。但多僞託。殊難辨認。如蘇東坡所作之放鶴亭記已不存。

在。惟清乾隆帝所補書者尙可得睹。此文於雲龍山歷史述之甚詳。因並錄之。俾後之遊此山者便於認識焉。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外堂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喜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徠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翫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酒誥。衛武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

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散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

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乾隆二十二年夏四月。登雲龍山。尋蘇軾此文遺跡。不可得。因書以補之。御筆。

「黃茅岡」三字。刻於山右石上。相傳爲清帝乾隆御書。但山石爲風雨所蝕。字跡已不甚分明。沿岡上行至頂。有頽垣破屋數椽。門首有近人所書「書院茶社」四字。以



黃茅岡

情理推測。此地當係舊時書院。今則利用之爲茶社。但入門後。惟見許多損壞物件之痕迹。不見有所謂茶社也。此岡之名所以傳播。蓋以宋時蘇東坡守徐州。常從張山人飲。醉則臥於石岡上。曾作黃茅岡詩。爲士林所傳誦。其詩云：

醉中走上黃茅岡。滿岡亂石如羣羊。岡頭醉倒石作牀。仰觀白雲天茫茫。歌聲落谷秋風長。路人舉首東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

（元豐元年九月十七日張天驥蘇軾顏俊王翬始登此山。）

（山東泰山後靈巖山下亦有黃茅岡並刻有東坡詩或以其名同而數會之歟 劍華附志）

是日天氣清和。游人甚衆。行至半山。見風逐雲飛。落葉滿山。頗似一幅天然畫圖。至山頂。振衣俯視。披襟當風。不覺使人輒動遐思。因漫成一律：

登雲龍山

彭城山勢自崔巍。風逐雲飛去復來。此是當年爭戰地。誰爲今日治安才。岡頭石亂羊應

走井底泉枯鶴不回。遙望荒塋思亞父。夕陽衰草有餘哀。

傍晚返旅舍。同行者言。徐地尚有太白樓。樓上有太白題詩。初本可以隨意觀覽。近爲保存古蹟起見。已用鐵絲圍住。祇可略視。不能搗印。殊可惜也。又徐州車站旁有土山。相傳卽後漢關雲長與曹孟德訂約處。予聞此。意有所觸。爰賦詩以詠歎之。

土山盟曹

土山盟會亦安劉。箇裏鉤心圖智謀。遺迹已隨塵劫去。英名終爲漢家留。雄才大略忙中見。虎口餘生死裏求。到底降曹非本意。關西義氣自千秋。

二十四日。轉隴海車。向汴洛西行。晨起。整理行裝。買票畢。行李久不至。詢之。云收行李之站員尙未到。其時距開車時間僅三十分鐘。站外行李貨物。且如山積。觀此。心殊焦急。查京滬杭鐵路。賣票員與行李房職員總同時到辦公處。似尙不至有如此現象。上車後。見二等座格式。與平浦車同。但表面似較潔淨。查票等職務。多有外人在內。蓋隴海路有比意等國債務關係也。車站不售月臺票。上下車均無人驗票。辦法殊不若京滬杭鐵路之周密。或亦環

境使然歟。車行一百八十里至碭山。其地梨甚大而味甘。亦名產也。過此則爲河南界。前日所行多爲安徽境。今始入豫。蓋蘇省地形頗彎曲。與皖豫魯皆犬牙相錯也。十二點半午膳。係在餐室會食。室頗雅潔。飯後至蘭封。（屬舊歸德府）自徐州至開封。到此恰爲一半。又前進經一新設之民權縣。其地舊爲李八集。現雖改爲縣治。景象仍甚荒涼。其設立緣起及命名之意旨。均不詳。意者民軍曾在此立戰功歟。車停。見茶役數人。以洋鐵桶提水洗車頂。心頗有所感念。蓋京滬杭車擁擠不堪。秩序殊欠整齊。平浦車積塵寸許。座中滿儲壁蝨。使人竟夜不能交睫。似皆不如隴海車辦事之可取。但行車時刻。亦有可議。查路局定章。此車應午前六時二十分自徐開。午後二時到汴。今開車時遲至六時三十五分。到汴時遲至五時十分。然則行車時刻不準確。各路固大抵相同也。

車至汴站。見有數十婦孺。手紅綠小旗。遙遙呼喊。細視之。則爲歡迎余等而來者。此等婦孺。乃紅十字會留養之災民也。其時煙雨迷濛。涼風淒切。余等方欲向之致辭。而歡迎之代表已登車邀余等入車站。代表姓名如下。

(一) 鄭維屏 (河南民政廳特務員) (二) 崔作霖 (河南振務會委員) (三)

劉振武 (河南振務會放振組主任) (四)

(馬騰霞 (河南民報社記者))

在站小坐。至招待所。晚餐後。隨同人出浴理髮。余向來沐浴多在家中。此番出浴。尚為第一次。浴室習慣多不諳練。殊可笑也。

(三) 小駐夷門增感念

卅年一回首。

華屋幾山丘。

微禹吾其魚。

感念難自休。

二十五日。今日為廢曆八月二十三日。適為余

吹 臺

